

徐 本 夫 著

群众出版社

密杀令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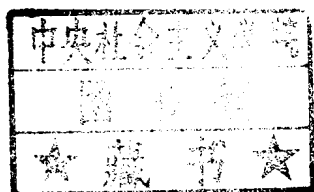
200088369

I 247.5
490

798882

密 杀 令

徐本夫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93号

DM 70/28

密 杀 令

徐 本 夫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5印张 264千字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742-8/I·223 定价：5.90元

印数：00001—15000

内 容 提 要

解放前夕，蒋介石撤离大陆时发布一“焦土”命令，凡迁移不走的资产设施全部炸光毁掉，南京政府内部对这一祸国殃民政策出现分歧。曾被委以中纺公司山岛分公司总经理的国民党经济要员应秋实，是位爱国之心未泯的实业救国者，他身居要职，被视为支撑蒋帮打内战的一棵“摇钱树”。国民党中统机关在他身边秘密安插女特务为其妻；中共地下党也暗中派人保护并引导他弃暗投明，带领工人展开武装护厂斗争。在复杂激烈的政治角斗中，应秋实终于寻到救国之路，与中共地下党一起，保护了山岛市的纺织厂和机器设备，为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，受到周恩来、陈毅等同志的通令嘉奖。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一章 抢劫案发生之后	(7)
第二章 内线	(33)
第三章 危险信号	(80)
第四章 恐怖	(129)
第五章 中秋阴谋	(164)
第六章 C. C. 夫人	(209)
第七章 密杀令	(245)
第八章 草蛇岛上的较量	(295)
第九章 只有一个中国	(352)
尾 声	(386)

引 子

暴雨袭击了山岛，连续几昼夜不停；秋风犹如千万把铁扫帚，过早地扫去了草木的绿颜色。使这座城市充满一片萧瑟苍凉景象。

这是1948年秋天，正当菊黄竹绿蟹肥的时候。按说，芸众生应当赏菊观竹吃鲜蟹，享受大自然的恩赐。可是这里却充满了战乱、惊恐气息，人们哪还有半点闲情逸致啊！那些达官显贵惧怕“共产共妻”，如惊弓之鸟，忙着变卖资财出逃海外；贫困百姓虽无改朝换代之忧，但怕家无隔夜粮身无御寒衣，只得在暴涨的物价中抢购食物，挣扎生存……

天下形势，虽难一目了然，但已趋向明朗——

蒋介石操持的南京政府摇摇欲坠，气数将尽！

毛东泽领导的革命力量势不可挡，必得天下！

阳盛阴衰，光明就要驱散黑暗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山岛出现了空前混乱，坑蒙拐骗，打家劫舍，绑票勒赌，杀人放火……，层出不穷。但是谁也没料到，支撑蒋家王朝的经济支柱之一——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设在山岛的厂家，竟然遭到武装抢劫。

夤夜时分，云收雨停，万籁俱寂。

山岛郊区的中纺九厂北门外，驶来五辆美国卡车。未等汽车停稳，从车上跳下二十多个军人，一齐扑向大铁门。他们用气焊割断铁门栓，蜂拥而入。

北门内虽然有两个厂警值班，但当他们发现这些不速之客时，早被几支枪口顶在胸上，接着便被捆绑起来，嘴里还堵进破布，成了有枪不能放，有口难声张的废物。

那些军人冲向成品库3号门，仍用气焊切割铁门。他们面对高大的布匹垛，惊叹不已，欣喜若狂。虽然搬运布匹大包是个累人的活计，可是军人们并不叫苦喊累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越干越猛。不到两个钟头，布匹大包全被移装到五辆大卡车上。

“弟兄们！”一个络腮胡子低声咋唬道：“今夜行动，咱把脑袋拴在了裤腰带上——这是玩命的营生啊！以后不管上峰怎么追查，大家要当没嘴葫芦，半个籽(字)儿也不吐！谁若走漏风声，卖了众位弟兄，俺于大胡子就和他白刀进红刀出！”

“每位弟兄分多少？”有人问。

“一百块大头钱^①！”于大胡子答。

有人嫌少，不满地喳喳起来。

“闭嘴！把布拉出去再说。”于大胡子把手枪一挥，威逼众人上车，即令司机“开拔”。

五辆卡车鱼贯而行，驶出九厂北大门，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……

清晨五点多钟，中纺九厂的人才发现大批布匹被盗。厂

① 大头钱——系民国初年铸造的银元，上有袁世凯头像，俗称大头钱。

长裘子兴闻报惊魂，穿着睡衣跑向成品仓库。他一见库内狼藉不堪，损失惨重，捶胸顿足地仰天哀叹道：

“盗贼杀我……杀人不眨眼啊！裘某有何面目再见应经理……”

话音未逝，他怒气填膺，猛地昏厥过去。几个随来的职员慌了手脚，把他抬到布包上，抚胸捶背，连声呼唤……

众人正在慌乱中，一辆黑色轿车驶来了。

闻讯而来者是中纺山岛分公司副经理陈效龙。他走进仓库，见状大惊，气极败坏地说：

“天呐！应经理飞沪述职，偏偏在我独撑门面 的时候降此大祸，叫我有口说不清啊……裘子兴，你这是朝我脸上抹灰呀！”

裘子兴已经苏醒过来。他觉得对方出言刺耳，愠怒地说：

“副经理此言何意？难道是我勾结盗贼 作案，故意给你制造难看不成？！你不能血口喷人！”

“窃案发生在九厂么，”陈效龙厉声道，“你身为一厂之长，干系非小，罪责难逃！”

“是我之过，决不推脱！”裘子兴恼怒地说，“鄙人宁可罢官丢职，也决不连累你！”

“马上清查窃案踪迹，书面呈报 公司！”陈效龙知道裘子兴是应经理的心腹干将，肚里早怀不满情绪，借机正可发泄一下私愤。他又命令，“要把被盗数目弄清，不得少报、漏报、乱报。我要电禀在沪的应经理！”

说完，陈效龙扬长而去。

惊吓未息，再加一场训斥，真把裘子兴气坏了。他盯着

两个值夜班的厂警，厉声喝问：

“快说，是什么人夜闯我厂，破门盗布！”

两个厂警被盗贼捆绑了半夜，双臂麻木疼痛。哭咧咧地说：

“是……是些国军，开着汽车来的……”

“为何不鸣枪报警？”裘子兴诘问，“盗贼用气焊割门，为何听不到响声？快说实话！”

“俺……俺俩打了个盹。”

“值班睡觉，玩忽职守。留你们何用！”

两个厂警怕丢掉饭碗，“咻通”跪下，哭求饶恕。肥胖如牛的警卫队长牛济礼倒是铁面无私，对他俩狠踹几脚，粗声骂道：

“娘个×！净给老子丢脸。开除还算便宜你们，应当关进大牢里！”

裘子兴被两个厂警哭软了心，摆摆手说：

“你俩先去警卫室，是否开除以后再说。”

两个厂警千恩万谢，提心吊胆地走了。

裘子兴回到厂长办公室，立即给警察局打电话，恳求派员来厂破案。

牛济礼手持加拿大手枪，不离厂长左右，如临大敌一般。职员们见他那副丑态，欲笑不敢，窃窃私语起来：

“此刻威风凛凛有何用？早干什么去了！”

“贼跑了才摸刀枪，晚喽！”

“这家伙净干眼皮子活！”……

裘子兴打完电话，对职员们严厉地说：

“抢劫案尚无头绪，警局干员到达之前，我们应当绝对

保密，免得导致人心浮动。你们要各司其职，万勿再出纰漏！”

职员们应“是”而去。

“牛队长，你留下。”裴子兴喊住牛济礼，发觉他的脸色有些苍白，安慰道，“现在不是气恼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沉住气，把窃案弄个水落石出。否则，如何向应经理交待呀！”

“是是！应经理待咱不薄，出了这种坏事，咱可对不住他啊！”牛济礼很激动，眼里噙着泪水说，“裴厂长，你就金口大开吧，为咱中纺九厂办事，俺老牛两肋插刀，在所不辞！”

“还不到‘插刀’的时候。”裴子兴沉思地说，“你先对两个厂警审问一下，我怀疑是家贼、外贼里应外合……”

“不能，不能！”牛济礼抢着说，“两个厂警和俺是哥们，忠厚老实，腿脚勤快……”

“不许包庇他们！”裴子兴又严厉起来，拍着桌子说，“果真如你所说，为何酿成此祸？”

“老……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么。”牛济礼满面堆笑，连声应道，“好好好，俺先开堂审审那俩小子，有啥口供马上禀报！”

……

战乱年头，好事难颂扬，坏事传千里。保密难啊！

中纺九厂抢劫案，风快传扬开来。

当天午后，《山岛日报》使用大号字标题，报道此案一些皮毛，引起不小轰动；继之，《军政日报》、《大晚报》等报刊也借题发挥，捕风捉影地撰稿登载，吸引读者，哗众取宠。结果，各报刊的发行量猛增几倍，而市民们的心里如坠铅

舵——

财大气粗的中纺也遭抢劫，小厂小店还不及早关门求大吉么；千家万户还不紧闭门户保平安么……

唉！山岛之秋，凄风苦雨愁煞人！山岛现状，一惊一乍吓死人！

第一章 抢劫案发生之后

——

淡淡的云层里，飞行着一架美制DC—2型军绿色运输机。它掠过浩瀚的大海，在空中拐一个大弯子，朝东面一块半岛陆地俯冲着……

机翼下的这个半岛，偎抱在大海和群山之间。岛上铺盖着草坪绿树，纵横交错的柏油路，造型各异的洋房别墅和鳞次栉比的工厂群。这就是被中外人士喻为“东方瑞士”的山岛市。此刻，城市沉浸在一片浑浊的烟尘里，那蔚蓝色的大海，那逶迤秀丽的海岸，那红瓦绿树的容颜，那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，皆似涂上一层污墨，显得阴沉、压抑。

这架飞机名义上归属蒋帮“行政院救济总署”，实际则是美国人陈纳德^①一手组建的“民用航空运输公司”所有，他掌握一切大权。这位退役的美国空军少将，瞅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后紧缺空运工具，便在中华大事扩展空运业，专为

^① 陈纳德——(1890—1958)美国得克萨斯州人。1946年在中国组织“民用航空公司”，后又改称“行政院救济总署空运大队”。

“国府”空运武器、部队到各战区，妄图阻挠人民军队锐不可挡的进攻，从中赚取大量金钱。

然而，美援挽救不了蒋介石集团必然失败的命运。内战打到今天——一九四八年秋，大局基本已定。蒋帮深感败局难挽，只得匆匆安排“后事”。一时间，“国统区”里的达官显贵纷纷设法外逃，车、船、机票昂贵难得。物价一日多涨，百姓于水火中苦苦挣扎。机翼下的山岛市，眼下就处在这一境况中。

飞机似乎还没联络上降落讯号，仍在半岛上空盘旋着……

此刻，在偌大的机舱里并无半宗货物，只有两个并肩默坐的中年人。他俩是蒋帮经济部属下“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山岛分公司”的要员，前天刚飞抵上海公干，不料山岛市飞来十万火急电讯催归，他们来不及乘船返回，只得恳求陈纳德空运大队调拨一架专机送来。虽然其包租费贵得吓人，但权衡利弊，他们还是忍痛包租了这架飞机。

当飞机掠过工业区上空时，那位身穿褐色暗条西装的人忙把一张瘦脸贴近圆形窗孔，由于动作匆急，鼻梁上那副克罗米眼镜“砰”地碰在窗孔玻璃上，幸好没碎。他急忙扶正眼镜，紧张而又贪恋地俯视着地面，目光在捕捉着一座座工厂的大烟囱。

这个人叫应秋实，正当四十余岁的不惑年纪，是山岛分公司的经理。他身材适中，体魄强健但无剽悍之气，油亮的长发加重了他的学者风度；尽管前额上刻着几道醒目的皱纹，但却掩不住他满脸洋溢着的旺盛活力；他的眼眉黑而细长，一双不大的眼睛亮如星火，从这种目光里可以看出他是

一个性格倔强，颇有锐气的人。

现在，应秋实继续俯视着工厂的大烟囱。他发现十座纺织厂的烟囱无一不在冒烟，顿感一阵兴奋传遍全身。在这风雨飘摇的年月里，能保持分公司全部厂子开工运转，殊属不易啊！他不禁欣慰地喃喃自语道：

“唔，虽然发生抢劫案件，可是厂子还都在冒烟么！登科兄，这可谓不幸中的万幸吧？”

被称为登科的那人姓岳，约有三十五岁，他身材魁梧，浓眉大眼，有一股绿林豪杰的气质。他担任分公司的副经理，是应秋实的得力臂膀，铁哥们。他是山岛本地人，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。此刻，他对应秋实的庆幸之言并不表示什么，只是紧蹙双眉在思索着。

应秋实倒没注意岳登科的神情，他摘下眼镜揩着，自我安慰地说：

“乱军抢走几卡车布匹，伤不了我们的元气。只要不停工……”

“经理，就怕是抢风日盛，我公司难以招架啊！”岳登科打断对方的话，忧心忡忡地说，“据我获悉，国府部分要员已暗中谋划，企图将国有企业分三步之法处理，一是耗光库存原料、成品；二是拆毁机械设备，尽力运送台湾；三是拆迁不及时，全部炸光烧光！总之一句话，大陆失陷后，不给共产党留下一颗有用的螺丝钉。眼下，驻守我市的乱军抢先下手，他们尝到甜头，还会大抢特抢，我们总得想个万全之计才好。”

“此话当真吗？……”应秋实平日不太关心政治，只顾分公司的经营管理。此刻听了岳登科一席话，不由一阵惊悸，

前额上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。他用手帕揩着汗，愤慨不已地说，“如是这样，他们就是一群败类，一群中华民族的无耻败类！……民以衣食为天，纺织乃国计民生之大业，它一旦毁掉，举国数以万万计的工人以何谋生啊！”

“为了灭共，当局哪管百姓死活！”岳登科用手拍打着对方的胳膊说，“经理，凭借中纺分公司这块地盘，我们难道不可以扭转一下眼前的恶劣局面吗？我公司乃山岛市的经济命脉所在，只要有我们健存，市内经济就不会颓败，市场物价就会相对稳定。就看你我有无顶风而上的胆量了！”

应秋实蓦地抬头直视对方，似乎引起了某种惊觉，也好象被这话触动了心弦。他久久不说一句话，只是默默地从西装内袋里取出一纸皱皱巴巴的加急电文，凝眸盯视着——

应经理秋实兄：

我公司所属第九棉纺织厂昨夜突遭抢劫，旋经警局初步缉察，疑是国军西山伤兵营部分官兵所为。

昨夜零点三十分许，伤兵营二十余名官兵挟持民用汽车五辆，用气焊割破该厂运货大铁门，以短枪威逼工厂警卫，驱车直抵成品仓库内，疯狂地抢装白布，满载而逃。该厂总计损失“白龙”牌细布三千余匹，警卫三名受轻伤。该厂裘子兴厂长业已向公司交呈书面详报，仰候经理裁断。

窃闻市内之杂牌军亦有抢意，局势殊属危乱，仰盼经理见电速归，以稳大局。

副经理 陈效龙

岳登科把电文接过，又仔细地看了一遍。“值此战乱之际，让我一个实业效国之人如何‘以稳大局’啊！……唉，寒

窗十年多，东洋留学又数载，不想今日报国无门，拯民无力。看来应某要枉此一生了！……”一阵伤感涌聚在应秋实的脸上，微闭的眼睛里闪现出悲哀的冷光。他沉吟良久，蓦地一拳砸在面前的座椅靠背上，疾言厉色地吼道：“成何体统！好端端的国家企业，军方恃武抢劫，政界以势索刮，还叫我这个经理怎么干下去？！他娘的，实在闹得不象话，我干脆辞职还乡！”

“应兄，此时此刻这可不是你该说的话啊！”岳登科用手抚弄着电文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前年我们从日本人手里接受这十座厂子时，是你带领大家以最快之速度开工投产，使嘲笑我们的日本人几乎剖腹自绝。又是你面对公司几万职工立下誓言：厂在人在饭碗在，厂亡人亡饭碗亡！三秋未过，你怎么倒颓志负盟了？今后请勿再言此话。”

“此一时彼一时么，那时日寇投降，国土重光，国共合作，百业待兴，凡我中华热血志士，谁不振奋向上、思展宏图？可是现在呢？……独裁、内战、媚外、丧权——无一不在辱我民族声望！唉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！”应秋实不再说什么，双手捧头陷入痛苦的思索中……

当日寇投降的时候，应秋实满怀实业救国之心，正在湘南积极创建一座合资经营的纺织厂，不料，驻重庆的蒋帮经济部打来一个电报，急邀应秋实前去共商经济大计。他以大局为重，只得辞家别母而往。

应秋实到重庆时，受到“中国纺织建设公司”^①总经理的

①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——简称“中纺公司”，系国民党政府垄断纺织工业的机构。1945年12月成立，隶国民党政府经济部。总公司设在上海，分公司在青岛、天津、沈阳。

热情接待。两人曾是东洋留学的同学，回国后还在一家公司里共过事。总经理此番电请应秋实出山，是要委任他为“山岛特别市分公司”经理的要职。应秋实听后喜忧各半，他清楚，自日寇占领山岛后，日本资本家为了在国外开创子孙万世之业，倾力营建了十座纺织厂，各厂的设计和机械设备是当代最先进的，其生产水平也超驾于欧美之上。因此，就全国的纺织业讲，山岛市的纺织能力仅次于上海而列第二位。想当年应秋实在日本留学时，多次乞求进入纺织厂看看人家的管理和操作，可是日本厂家深恐中国人学去，总是把他们拒之门外。现在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不但实现了，而且还将亲自管理这些最先进的工厂，他能不欢喜吗？然而欣喜之中他还顾虑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。一些党阀、军棍、地头蛇爱财如命，嗜血成性，即使在共渡困难之时，这些人也忘不了自饱私囊。湘南纺织厂创建伊始，不就时有军政各界竞相“揩油”的事发生吗？不给他们钱，那就是得罪，无端的麻烦事就会接踵而来。何况那山岛市乃是北方重港，驻有美军和国军各派系武装，达官贵人、各代遗老多如牛毛，略有疏忽或应酬不及，殃身横祸随时可降……

经过深思熟虑，应秋实力辞分公司经理之职。可那位总经理并不放过他，动员各界朋友劝其上任。恰在这时，在大学里做事的岳登科和应秋实邂逅相遇。他俩曾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一家纺织厂当过工人，彼此十分亲密，曾结为金兰之好。后来他们各自还乡谋生，至今已有十几年未见了。岳登科听了应秋实的处境后，第二天便约他去了一家川味名馆，并向他介绍一位叫方一平的朋友。这人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人，他诚恳地劝说应秋实赴山岛市上任。他说，国共合作是全